

新唐書

卷二百二十三
之二百二十三

史

涵芬樓
影印

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中

南蠻

元和三年異牟尋死詔太常卿武少儀持節弔祭子尋
閣勸立或謂夢湊自稱驃信夷語君也改賜元和印章
明年死子勸龍晟立淫肆不道上下怨疾十一年爲弄
棟節度王嵯巔所殺立其弟勸利詔少府少監李銑爲
冊立弔祭使勸利德嵯巔賜氏蒙封大容蠻謂兄爲容
長慶三年始賜印是歲死弟豐祐立豐祐趨敢善用其

下慕中國不肯連父名穆宗使京兆少尹韋審規持節
臨冊豐祐遣洪成曾趙龍些楊定奇入謝天子於是西
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障候弛沓相蒙時大和三年
也嵯巔乃悉衆掩邛戎巂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郭十
日慰賁居人市不擾肆將還乃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
南人懼自殺者不勝計救兵逐嵯巔身自殿至大度河
謂華人曰此吾南境爾去國當哭衆號慟赴水死者十
三南詔自是工文織與中國埒明年上表請罪比年使
者來朝開成會昌間再至大中時李琢爲安南經畧使
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曾遷

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南詔發朱弩佉三千
助守然朝貢猶歲至從者多杜棕自西川入朝表無多
內蠻僣豐祐怒卽慢言索質子會宣宗崩使者告哀是
時豐祐亦死坦綽酋龍立恚朝廷不弔卹又詔書乃賜
故王以草具進使者而遣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
大禮國懿宗以其名近立宗嫌諱絕朝貢乃陷播州安
南都護李鄴屯武州咸通元年爲蠻所攻棄州走天子
斥鄴以王寬代之明年攻邕管經略使李弘源兵少不
能拒奔蠻州南詔亦引去詔殿中監段文楚爲經略使
數改條約衆不悅以胡懷玉代之南詔知邊人困甚剽

掠無有不入寇杜棕當國爲帝謀遣使者弔祭示恩信
并詔驃信以名嫌冊命未可舉必易名乃得封帝乃命
左司郎中孟穆持節往會南詔詔陷雋州穆不行安南桃
林人者居林西原七綰洞首領李由獨主之歲歲戍邊
李琢之在安南也奏罷防冬兵六千人謂由獨可當一
隊遏蠻之入蠻酋以女妻由獨子七綰洞舉附蠻王寬
不能制三年以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發諸道兵二萬
屯守南詔憚畏不敢出會詔左庶子蔡京經制嶺南忌
襲功有所欲沮壞之乃言南方自無虞武夫倖功多聚
兵耗餽運請還戍兵惜財用襲執不可願留五千兵累

表不報卽極陳南詔伺隙久有十必死狀朝廷昏肆不
省也京還奏得意甚復詔爲宣慰安撫使卽建析廣州
爲嶺南東道邕州爲西道以龔象藤巖爲隸州乃拜京
西道節度使京福忤貪克峻條令爲炮熏剝斫法下愁
毒爲軍中所逐走藤州矯制作攻討使印召鄉兵比道
軍攻邕州不克衆潰貶死崖州以桂管觀察使鄭愚代
節度南詔攻交州進略安南襲請救發湖荆桂兵五千
屯邕州嶺南韋宙奏南詔必襲邕管不先防近而圖遠
恐擣虛絕糧道且深入乃詔襲按軍海門詔鄭愚分兵
禦之襲請濟師以山南東道兵千人赴之南詔酋將楊

思僭麻光高以兵六千薄城而屯四年正月攻益急襲
錄異牟尋盟言繫矢上射入其營不答俄而城陷襲闔
宗死者七十人幕府樊綽取襲印走度江荆南兵入東
郭苦戰斬南詔二千級是夜蠻遂屠城有詔諸軍保嶺
南更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爲安南都護帝見輸發頻罷
遊幸不奏樂宰相杜悰以爲非是止之南詔稍逼邕州
鄭愚自陳非將帥才願更擇人會康承訓自義成來朝
乃授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兵萬人從之承訓
辭兵寡乃大興諸道兵五萬往六月置行交州於海門
進爲都護府調山東兵萬人益戍以容管經略使張茵

鎮之因命經略安南茵逗遛不敢進安南之陷將吏遺人多客伏溪洞詔所在招還抹卹之免安南賦入二年韋宙請分兵屯容藤拔蠻勢五年南詔回掠鶴州以搖西南西川節度使蕭鄴率屬蠻鬼主邀南詔大度河敗之明年復來攻會刺史喻士珍貪猾陰掠兩林東蠻口縛賣之以易蠻金故開門降南詔盡殺戍卒而士珍遂臣于蠻安南久屯兩河銳士死瘴毒者十七宰相楊收議罷北軍以江西爲鎮南軍募彊弩二萬建節度且地便近易調發詔可夏侯孜亦以張茵懦不足事悉以兵授高駢駢以選士五千度江敗林邑兵於邕州擊南詔

龍州屯蠻酋燒貨畜走酋龍遣楊緝思助酋遷共守安
南以范胥些爲安南都統趙諾眉爲扶邪都統七年六
月駢次交州戰數勝士酣鬪斬其將張詮李差龍舉衆
萬人降拔波風三壁緝思出戰敗還走城士乘之超堞
入斬酋遷胥些諾眉上首三萬級安南平初酋龍遣清
平官董成等十九人詣成都節度使李福將廷見之成
辭曰皇帝奉天命改正朔請以敵國禮見福不許導譯
五返日盱士倦議不決福怒命武士捽辱之械繫于館
俄而劉潼代福節度卽挺其繫表縱還有詔召成等至
京師見別殿賜物良厚慰遣還國明年酋龍使楊酋慶

等來謝釋囚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總蠻事曠日不能
決請析邛蜀嘉眉黎雅嶺七州爲定邊軍建節度制機
事近且速天子謂然卽詔師望爲節度使治邛州邛距
成都才五舍嶺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
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裒積無厭私賄以百萬計又欲
激蠻怒幸有功乃殺酋慶等旣而戍士怒將醢師望以
逞會召還以竇滂代之滂沓冒尤不法誅責苛纖甚師
望時蠻役未興而定邊已困酋龍怨殺其使十年乃入
寇以軍綴青溪關密引衆伐木開道徑雪峽盛夏卒凍
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關嘉州破屬蠻遂次沐源滂遣覓

海兵五百往戰一軍覆會龍乃身自將督衆五萬侵嵩
州攻青溪關屯將杜再榮絕大度河走諸屯皆退保北
涯蠻攻黎州詭服漢衣濟江襲犍爲破之裴回陵榮間
焚廬舍掠糧畜薄嘉州刺史楊恣與南詔夾江而軍士
攢射蠻不得進陰自上游濟背擊王師殺忠武將顏慶
師恣走嘉州陷明年正月攻杜再榮滂自勒兵戰會龍
遣使者十輩請和滂信之語未半蠻桴爭岸譟而進滂
不知所爲將自殺武寧將苗全緒止之殊死戰蠻稍卻
滂乃遁全緒殿而行黎州陷人走匿山谷蠻掠金帛不
勝負入自邛崃關圍雅州遂擊邛州是冬滂棄州壁導

江儲貲峙械皆亡矣。曾龍進攻成都，次眉州，坦綽杜元忠日夜教曾龍取全蜀。於是西川節度使盧耽遣其副王偃中人張思廣約和蠻，彊之使南面拜然，卒不見曾龍而還。蠻次新津，耽復遣副譚奉祀好言，申約蠻留之。耽畏援軍未集，卽飛請天子降大使通好，以紓其深入。懿宗馳遣太僕卿支詳爲和蠻使。蠻本無謀，不能乘機會，鼓行亟驅，但虬結蠅營，犴鹵剽小利，處處留屯。故蜀孺老得扶攜，悉入成都闔里，皆滿戶所占地，不得過一牀。雨則冒箕，盜自庇城中井爲竭，則共飲摩訶池。至爭掉溺死者，或筭沙取滴飲之，死不能具棺，卽共坎瘞。故

瀘州刺史楊慶復爲耽治攻具蘭石置牢城兵入將主之樹笮格夜列炬照城守具雄新又選悍士三千號突將爲長刀巨槌斧分左右番休日隸于軍士心侈欲鬪而曾龍自雙流徐行內欲報董成之辱因紿耽請上介至軍議事耽遣節度副使柳槃往見杜元忠議和元忠妄言帝見耽請具車蓋葆嬰槃未能決還蠻以三百騎負幄幕來大言曰供帳隋蜀王聽事爲驃信行在耽不許乃馳去蠻稍前傳外郭於是游奕使王晝督援兵三千屯毗橋竇滂亦以其軍自導江來將與大軍犄角然戰不甚力小不勝卽保廣漢自以失定邊覬成都陷得

薄其罪會有詔斥徙軍遂無功耽部將李自孝者與刺
史喻士珍善士珍臣蠻自孝陰與賊通乃說耽城下蒔
葦稻瀦水頽城舉府不之覺蠻攻城自孝守陴樹麾以
自表麾所指蠻輒攻之爲下所覺耽殺自孝以徇城左
有民樓肆蠻俯射城中耽募勇士燒之器械俱盡二月
蠻以雲梁鵝車四面攻士叫譟鵝車未至陴者以巨索
鉤繫投膏炬車焚箱間蠻卒盡死耽遣李壽張察率突
將戰城下俘斬二千級蠻徹民鄣落爲蓬籠如車輦下
設枕木推而前不及城丈匿蠻其內以穴墉楊忞以甕
貯糞瀦浹蠻蠻不能處注以鐵液蓬籠皆火然南詔負

衆益治器械斧斤晝夜有聲將繫錦樓衆失色耽遣將
出三面苦戰蠻引卻蠻利夜晦輒薄城聞呼嘯衆齊奮
城上施鐵籠千炬賊來不得隱屯夫終夜哄蠻不能侵
支詳遣謀與約好且謂耽母多殺以速蠻和是時傳言
救師至城中合譟開門士爭出迎軍南詔搏戰不解日
入判官程克裕以北門兵二千乘之蠻乃走耽猶遺之
書謝不得已交兵且請和士脫鎧迎支詳詳陳所齎植
二旗署曰賜雲南幣物謂蠻使者曰天子詔雲南和解
而兵薄成都奈何請退舍撤警以修好或勸詳蠻多詐
毋入死地詳不行蠻復圍成都夜穿西北隅犁旦乃覺

卽顏菱火于壩蠻皆死穴中以鐵絙曳雲輜仆之燎作
少選盡益固守是時帝遣東川節度使顏慶復爲大度
河制置劔南應接使兵次新都博野將曾元裕敗蠻兵
斬二千級南詔騎數萬晨壓官軍以騁大將宋威以忠
武兵戰斬首五千獲馬四百尾南詔退屯星宿山威進
戍沱江酋龍遣酋望至支詳所請和詳曰今列城固守
北軍望功歸語而主審自度耽遣銳將趣蠻壁燒攻具
殺二千人爲南詔所躡卻而潰蠻聞鳳翔山南軍且來
乃迎戰毗橋不勝趨沱江爲伏士所擊又敗城中出突
將夜火蠻營酋龍坦綽身督戰後三日王師奪昇遷梁

蠻大敗夜燒亭傳乘火所向雨矢射王師威疏軍行嚮
矢所發叢射之兩軍不能決各解去曾龍知不敵夜徹
營南奔至雙流江無梁計窮將赴水死或止之曰今北
軍與成都兵合若來追我無類矣不如僞和以紓急不
然死未晚乃來請三日梁成而濟卽斷梁按隊緩驅黎
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保邛州曾龍懼圍二日去蠻俘
華民必劓耳鼻已縱之旣而居人刻木爲耳鼻者什八
慶復之來衆以其弟慶師死于蠻必甘心及成都不破
以已功輕乃按軍廣溪縱殘寇人人切齒初成都無隍
塹乃教耽濬隍廣三丈作戰棚于埤列左右屯營營別